■人间世相

村西有棵白桑

■特约撰稿人 张一曼

老大如果还活着，村西的那棵白桑现在也该发芽了。

没人记得老大的大名，自从老大的爹也走了之后，村里的人就都喊他“老大”。

老大家在村西，门外有一棵高高的桑树，结的桑葚是白色的。馋嘴的我们总是乐此不疲地拿砖块儿往树上扔，却没砸掉过一个桑葚。有一天，我们七八个孩子刚聚到一起，二孬可跑过来了，说老大喊我们去他家。

推推搡搡地到了老大家，二孬趴喊了声“老大叔”，没人应。一会儿老大出来了，在堂屋门口站着，冲我们摆手。屋里黑黢黢的，像老大的脸色。那时老大不过三十多岁，看起来结实，背却已佝偻着。他想笑着和我们说话，但最终也没在脸上堆起笑容，那表情像是被打上了石膏，硬邦邦的。老大手里拿着一个竹筐，他把竹筐放在一块儿石板上，嘴里似乎说了句什么，我们谁也没听清。筐里有好多桑葚，白色的，那桑葚瞬间被我们抢了个精光。准备走时，就听老大“唉”了一声，我们看向他时，他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那桑葚，是我们吃过最甜最完整的桑葚了。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们对老大的关注也多了起来。

我爸说，老大可怜，先没了娘，第二年没了爹。老大的爹走的那年，老大十二岁，弟弟八岁，妹妹两岁。老大是一个人把弟弟妹妹养大的。之后，我们这帮孩子远远地看见老大，都会拖长了声调喊声“老大叔——”。老大也不应，不过看起来可开心了。

老大去世的时候，我听到这个骇人的信息时，心痛得不得了。那时我已成年，且多少经历了一些悲欢离合之事，但还是被骇到了。

老大一辈子没有娶亲。村里人说，老大二十岁的时候，喜欢上了邻村的一个姑娘。老大年轻时长得结实又帅气，说是得了他爹的身板和娘的模样。姑娘刚刚十六岁，对老大情有独钟。可是，姑娘的父母说啥也不同意他们交往。不过老大和那姑娘正被爱情甜蜜地纠缠着，并不想明天，那两三年，老大活得最有光彩。村里人照顾他家，让老大的弟弟去村里的小学教书，好歹是有了一个能糊口且算体面的工作。我想那时的老大或许会有一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吧！可是问题却出在了妹妹身上。

妹妹长到十三岁，出落得愈加水灵，但也比别的女孩儿有更多的心思。老大当时也只是个半大小子，他琢磨不透自己这个妹妹。老大和邻村姑娘交往也两三年了，妹妹突然就不乐意了，老大沉浸在爱情里，丝毫没有察觉到妹妹的异样。有天下午，老大带着满脸的笑意回家。妹妹看到后，气呼呼地从老大身边走过，见老大笑意不减，也不理自己，更气愤了。朝老大猛推了一下。老大蹬了她一眼，还是没理她。这下可惹毛了妹妹，她丢下一声狠狠的“哥”，扭头回了自己的屋。

第二天，老大的妹妹不见了。从此，杳无音信。

村里人在背后说，老大的妹妹喜欢自己的哥哥，怕被别人抢了去。自然，老大和那个姑娘也没了下文。我妈说，自从妹妹不见后，老大疯了一样的找，癔症了好久。怕哥哥会闷出病来，弟弟一放学就回家陪老大说话。给老大说学校的孩子，说家里种的庄稼。老大很少接话，话也越来越少。

我们“老大叔老大叔”地喊着，慢慢地竟和老大成了忘年交。老大又开始说话了，见了村里的人开始用堆起的笑容打招呼了。老大那张被打了石膏的脸，也不那么黑黢黢的了，我甚至在那脸上看到了几分大人口中的帅气。

我们的童年是贫瘠的，老大却总能拿出一些新奇的东西来填充我们的虚无。我们呢，就七嘴八舌地给他讲村里有趣的人，讲村里发生的事儿：大毛他娘天黑时又在村里骂街了，好不要脸，不就是一个破茶缸吗；黑孩儿又打他老婆了，该打，谁让她非要和黑孩儿八十岁的娘分家呢；朝民的妹子哭着从婆家回来了，有人说是被男人打了，还有人说回来的时候被他看见了，脸上有一块青紫；巧儿的爸被抓起来了，听说他又偷了别人家的东西，村里人说这次偷的东西贵重，被判了十几年……我们和老大说村里的人村里的事，不说地里的庄稼。老大给我们说他当老师的弟弟，说他地里种的庄稼。

后来上了学，我时常会有一种老大就在身边的错觉。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要做坏事的时候，想想妈妈，你可能就不会继续做下去了。那时，因为老大，我才努力让自己往上长。这挺奇怪的，老大并没有给我们讲过什么道理。现在去深思这个奇怪的现象，我想大概是我们七嘴八舌的缘故吧！我们七嘴八舌的时候，不知不觉间形成了一套对人对事的判断标准。老大，恰恰见证了我们这段成长的全过程。于是，这些道理就像是他教给我们的一样了。我们的父母可是没闲工夫听我们七嘴八舌的。老大留给我们的，只有他弟弟的如何优秀和庄稼地里长出来的那句“人勤地不懒”。而恰恰又是这两样，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最朴实的生活真相，也让我们生出了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再后来，我们一个个离开了村子，老大家的白桑葚更是好多年再没吃过了。

再见老大时是六年前的冬天。刚到村口，就见老大要出村，手里提着一大一小俩包裹，走得虎虎生风。我把车停在路边，对女儿说：“喊你老大爷爷。”女儿乖巧，甜甜地喊了一声“爷爷”。老大忙不迭地把包裹放在路边的乱草上，打开包裹给女儿捧了一大把玉米花。老大的头发白完了，不过满脸写着喜气。他说弟弟去县城教学了，他说弟弟让他到县城的家里去住，他说弟弟让他在城里过年。“就在城里过年啦！”老大说这些的时候，多幸福啊！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大。

如果生活到此止步，老大也算是苦尽甘来；如果不明方向的妹妹再有了音信，那么老大的生活也称得上是圆满了。可是生活还在继续，生活里更没有如果。

老大在城里住不惯，刚过了年就提着一大一小俩包裹回了家。家里有那棵白桑和他做伴，老大的身形却和那日渐高大的白桑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是积劳成疾吧！老大得了胃癌，一发现就是晚期。弟弟要他去市里的医院住院治疗，苦苦哀求，他死活不离自家的院子。老大走了，不知所踪的妹妹最终没有传回来任何消息。

老大的后事，村里能帮上忙的陆陆续续都去了。弟弟用家门口的那棵白桑树给哥哥做了一口棺材。我想，有那棵白桑陪着，老大也能安息了。老大的葬礼，很隆重，全村人似乎都记起了老大的好，每个人脸上的悲伤都那么真实感人。

桑树，耐寒，耐干旱，耐瘠薄，对土壤的适应性强——这，就是老大吧！

■岁月凝香

一缕柳丝一缕情

■特约撰稿人 宋守业

春日常去沙河边散步，总能看到河堤内外一排排的垂柳，柔柔的柳枝在风中摇摆着，就好似少女的秀发一般飘逸，给风景如画的堤岸更添了几分韵致。置身于这样的美景之中，我却一次次地想起老家的那棵大柳树。

在我的记忆里，老家的那棵大柳树就长在村西头的丁字路口，它和市区河堤旁柳树的最大区别就是树形高大，树干粗壮，树枝都是直着或斜着往上长的，枝条没有河边垂柳那样细长。它就像一个硬朗的农民模样，淳朴而自然地伫立在村口，注视着、守护着我的村庄。

每年立春过后，冬天的寒意远未退去，大柳树就从沉睡中醒来。先是在枝条上吐出淡黄色的嫩芽，经过几场淅淅沥沥的春雨，一个个嫩芽便伸展成细长的叶子，生长在密密麻麻的枝条上。随着枝条的晃动，碧绿闪闪的叶片就在春风里婆娑起来。从此，树上鸟鹊起舞歌唱，树下孩童嬉戏喧哗。不久，那满树的绿叶里飞出白色丝状的柳絮，宛如片片雪花纷扬而落，落到地上铺成薄薄的一层，好似天上下了一场春雪，亦真亦幻，令人憧憬。

到了夏天，大地像巨大的蒸笼，散发着滚滚热浪。烈焰下的那棵大柳树从土地吸足水气，一片片绿叶在一个个枝条的牵动下舒展开来，枝叶密密交织，遮天蔽日，整个树冠就形成一把大绿伞撑在了村口。人站在绿意浓浓的树下，迎着徐徐吹来的清风，似乎忘记了已是骄阳如火的时节。

到了秋天，初秋的风染黄了柳叶，柳叶漆黄了柳树，柳树便现出了一幅金黄的油彩画，踏实而宁静；中秋前后，寒风乍起，柳叶带着太阳的余晖，纷纷飘落，悄无声息地落得干净利索，没有任何的流连和凄切。

到了冬天，一夜飞雪，那棵大柳树就会呈现出冰清玉洁的样子，被冰冻裹着的柳条，晶莹剔透，熠熠生辉。 天一放晴，阳光照在银装素裹的大地上，光芒粼粼。这个时候，它就像一个站在朝阳里的指路人，让外出的游子知道它站立的位置就是回家的方向。

每到春天柳树吐芽时，我会和小伙伴相约来到村口，猴一样爬上柳树，找一根粗细适合的枝条折下，用细嫩的小手一拧，把柳枝儿弄得骨肉分家。等抽出柳骨后，先把空了的柳枝一端捏扁，再轻轻地用牙咬去一小块表皮，就制作成了一个柳哨。接着，小伙伴们一人嘴里噙着一个柳哨吹起来，霎时，欢快的柳哨声随风四散，或短促激昂，或悠长嘹亮，或细腻婉转……柳哨声声，吹开了天上的云儿，唤醒了沉睡的草儿，也叩启了一颗颗少年懵懂的心。

柳哨吹腻了，我们会再次爬上大柳树，折下一些柳枝来，学着电影中英雄人物的样子，编一个柳帽戴在头上，再配上平时经常带着的手刻木质手枪玩具，一场轰轰烈烈的打仗游戏就开始了。打仗游戏一结束，马上又会在那棵大柳树下双手搬起一只脚，玩“斗鸡”游戏。当然，“摔跤”“崩弹子”“砸杏胡”“下大方”“下军棋”之类的娱乐项目也是绝对不会少的。到了晚上，我们还会借助皎洁的月光，在大柳树下玩“捉迷藏”“抓挑兵”“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尤其在“捉迷藏”“抓挑兵”过程中，为了不被对方很快找到，有的小伙伴不怕天黑的危险，竟速速地爬到柳树上面藏起来，一般都不易被发现。但是，由于夜不观色，我们总会被树枝刮破皮肤和衣服，自然会受到父母的一顿责怪。

是，老家的那棵大柳树对人们总是偏爱着、宽容着、奉献着。除了给人带来阴凉外，它的嫩叶采摘下来晒干后还可以泡茶喝，具有很好的清凉解渴、解暑去火的功效。夏季麦收时间，早饭时烧上一壶开水，放上先前采下的柳叶，等到收麦回来，灌上一气青绿的柳叶茶，那真是沁人心脾。和其他柳树一样，尽管它没有松树的苍劲，没有腊梅的傲骨，没有牡丹的高贵，没有百合的甜美，但那雅而不俗、洁儿不骄的品行，还有那种坦荡博大、宽容奉献的情怀，总是令人赞颂。可惜，在我参加工作不久，老家村口的那棵大柳树却没了。当我知道这一消息后，着实伤感了一阵子，对它的那些情、那些爱只好深深地埋在了心里。

客舍青青柳色新，一缕柳丝一缕情。岁月在不经意间从指尖划过，我已告别家乡三十余载。可老家那棵大柳树的一缕缕柳丝，还有那一缕缕温情，却总是在不停地撩抚着我的胸口……

■诗风词韵

闲敲棋子

■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

窗外淅沥的雨滴滴答答
房舍中香茶飘着袅袅雾气
柴门含着等待为你虚掩
一盘棋演绎的金戈铁马已就绪

只是，今夜的你怎么还不来
闲敲棋子，落满整屋灯花
那久违的叩门声何时传来
石径上断断续续的脚步
被远处河边阵阵蛙鸣遮住
昨夜雨今朝下绵绵不绝愁绪

恰似镀着铜的门环生出锈绿
飘雨的夜，和另一个自己对弈
于时光缱绻处点开经纬
混合着一笺月光的私语
雨中野地里蔓草葳蕤茂密
潮湿的心事诉与何人
遥远故事的结局模糊记忆
满盘心事悄然落下谁知
飘着霏霏细雨的一个夜里
闲敲棋子，点一盏孤灯等你
寂寥了整夜拈花一笑的心事

人到中年（外一首）

■婉 冰

人到中年，通常，不再为五斗米折腰
不再用尖锐的棱角，砥砺世界
也不会再去追赶河流。只想
默默地昂着头
走在自己喜欢的乡间小路上
怀揣着不为人知的美酒
人到中年
不再惧怕轮回里的风声、雨声
咆哮着翻滚着的闪电和雷霆
它们，都将消隐于灵魂的歌声
不再作茧自缚。也不会再为
四周翻卷着泡沫的浪花而感动
也不会再随意播种浪花
为那些脚步潦草、手指油腻
眼神麻木的人们
人到中年，只想日子缓慢
花开有序。在花开的声音里
悄悄爱你，爱整个宇宙

越来越喜欢夜晚

越来越喜欢夜晚
在夜色的掩护下，可以暂且
卸下肩头无法推卸的责任
可以暂且
抹去人群在大地上的倒影
可以肆无忌惮地甩掉身上
厚重的多余的衣衫
僵硬的笑脸，只携带
一缕柔软的风，独自潜行
可以缘着一粒露珠光滑的心跳
可以缘着浩瀚的月光
唯一的指向，在星空下
在花丛中，与你突然重逢
这只属于你我的狂欢和盛宴
拒绝一切人类的活动踪迹
只邀请风花雪月做伴
这独一无二的夜晚，多么美好
像世界最初的样子
像你看着我时的样子。并且
无比认同，这是人类最高贵的信仰
是你我最卑微的想象

国画 青荷盖绿水 周松晓 作

不要让借口成为习惯

——读《没有任何借口》感悟

■袁艺丹

春节期间，母亲给我推荐了一本书《没有任何借口》，并建议我假期7天读完。按照一贯思维，我想，这绝对不可能！因为，全书近30万字！但是——没有任何借口!

看到这六个字，我全身忽然间就充满了一种无形的力量，心底涌起一股久违的激情与豪迈，7天时间，不给自己任何借口，我顺利完成了任务。这，恐怕就是《没有任何借口》一书的魅力所在。我想，这也是母亲向刚刚走上公务员岗位的我，推荐此书的良苦用心吧！

没有任何借口。这是美国西点军校奉行的最重要的行为准则，也是西点军校传授给每一位新生的第一个理念。正是秉持着这一重要的行为准则，西点学子自信、诚实、主动、敬业，具有强烈的责任心、荣誉感和执行力，从而在任何团队里都可以成为值得信赖和能够承担重任的人。

没有任何借口。不仅仅是西点军校对所有学员提出的一个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需要奉行的重要思想理念，正如书中所说“任何借口都是推卸责任，在责任和借口之间，选择责任还是借口，体现了一个人的工作态度”。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缺少的正是这种精神。例如：当我们上班迟到时，会以家中有事或者交通堵塞为借口；当我们工作没干好时，会以任务过重、身体不适为借口；在生活中有了问题或犯了错误，首先想到的不是勇敢地去承担责任，而是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的过失寻找理由和借口。本书作者杰伊·瑞芬博瑞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当借口成了一面合理的挡箭牌，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缺乏责任的态度。”

没有任何借口。它教会了我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想方设法去完成，而不是退缩推诿。读完此书，在受益匪浅的同时，也借此机会，将书中的一些理念与年轻朋友进行分享，因为，我们“95后”没有经历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创业期，也没有经历过热血沸腾的改革开放期，但我们赶上了新时代。因此，我们要勇于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用健康向上、奋发有为的昂扬状态，用“没有任何借口”的理念，用“追梦”的精神不讲条件、不讲价钱，把应当完成的使命完成好！

最美的年华遇见恰好的你

■特约撰稿人 崔笼霞

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是遇见你，且相互欣赏，两情相悦。

在沈复笔下，《浮生六记》里的芸是最能干的姑娘，在家庭中有担当，有责任。如“家徒壁立。芸既长，娴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无缺。”从中可知道，她家里贫穷，四壁空立无所有。陈芸长大后，尤其熟娴纺织、刺绣、缝纫等女红，家里三口人也依靠她的纤纤十指勤劳供给衣食。后来弟弟克昌从师学习，也凭她的收入付出从学酬金。如此来看，她是多能干的姑娘啊！

她不仅能干，还不俗，不断学习提升个人修养。因为她“刺绣之暇，渐通吟咏”。就是这样的女子，让十三岁的沈复念念不忘，并对母亲立下“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的择偶誓言。当然，母亲也爱其性格温柔，随即摘下手上的金戒指缔结这一美好姻缘。

爱她，是因为她的与众不同。不只是“清水出芙蓉”的穿着让沈复着迷，更因她独特的长相和气质让他更是欲罢不能。“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她是神采飞扬的瘦美人啊！从长相上并不是最佳的，但她独特的缠绵之态，让人爱恋无穷。她有小女子的楚楚动人的娇态，这便是情人眼里咋看咋顺眼而萌生的无限爱意呀！

她愿求知已推敲书稿文字，他愿为她题写“锦囊佳句”，有愿有应，有缘有情。多么美好的两情相悦。

日常琐碎，尽显情深。沈复行文中虽写生活日常，但字里行间洋溢着无尽的爱意。家境贫困的芸，聪颖好学，对诗词歌赋有独特的个人见解。是的，好的爱情可以彼此成全和滋养。

文中以沈复之笔，写小别，有独上兰舟，天地失色的依依不舍；写思念，有“居三月，如十年之隔”的相思；写欢聚，有“人间之乐，无过与此”的满足；写诗词之论，有彼此会心意领的真知灼见；写七夕，有“愿生生世世为夫妇”的图章表白；写月夜，有轻罗小扇，相依相偎的浪漫……无论古今，这是爱情最好的写照，这是夫妻间琴瑟和鸣最好的诠释。

最美的年华，遇见恰好的你！这遇见，是一见钟情，是果断正确的选择，更是知福惜福的缘分。愿这份恰好的遇见，犹如春天的一树花开，在短暂的人生画卷里呈现最绚丽的色彩。

读经典书籍 做时代新人
——有奖征文优秀作品选登
■主办：漯河市委宣传部
■承办：漯河日报社
漯河市新华书店
■电子邮箱：17750507@qq.com
■邮寄地址：漯河市长江路市新华书店
■邮 编：462000 ■联 系 人：张小勇
■电 话：13839555018

■心灵漫笔

醉于墨香

■特约撰稿人 张艳

与三五好友小聚，言谈中，朋友问我：“青灯伏笔，孤独吗?”我微笑地点了下头——孤独总有，但并不因此寂寞。又有朋友说：“你们读书写作，总是写一些社会需要的文字吗?”我笑了，正能量的作品固然是社会所需要的，但我更陶醉于自己的喜好，在阳光下随心所欲。

面对这喧嚣的红尘，多想避开凡尘的喧哗，执笔素笺，依着文字，让心事开出花儿，心香盈袖，捻指点开云雾，从字里布施烟雨，湿润万家灯火。当写到心事翻涌，当写到辛酸心疼，当写到思念揪心，就在一滴清泪滑落的刹那，顿然发现，原来文字早已成了我独家的心疼。对文字的这种迷恋和依赖，罂粟般绚丽上瘾，这种情感俨然一把锁，锁住一段岁月，锁住敏感脆弱的心，锁住了心酸破碎的情。迷醉于墨香，在文字里沉浮，就是一种不愿抹去的情愫。就算沧海守不成桑田，我仍狂恋四季，喜欢侍养一季季花开，把灵魂附进字里，长我的绿，显我的型，用心写字，以血渲染生命的底色，以泪浇灌情的花朵。

时常想，人生充满悬念，每个转角的路口，埋满伏笔！时空总是不停地排列人生的悲欢离合，组合命运的阴差阳错！而许多人，学着蒲公英的样子，追逐貌似自由却隶属现实的荒谬！于日常的深处，泅渡岁月的长河，阅经世事的无常，依着磨圆的心境，去看那繁花之中如何再生繁花，看那梦境之上如何重现梦境，才觉人生如戏！而那些历尽劫数、尝遍百味的人，才更加生动干净！每每至此，深藏些许人生的领悟，蓦然想起，生命的狂喜与刺痛，在这顷刻，宛若烟火！而我总喜欢在时光重叠的夹缝里，把心情挤压成文字，延展成薄如蝉翼的词饰，或喜，或悲，都是我与岁月的对话，无关飞短流长！有如种在心田的花儿，一到季节就会芳菲，不因有无赏花的人，影响花开花落。倘若，有人途经花开的美丽，那也是最美的知遇之缘，只因懂得，花开无悔，花谢无憾！我还是我，只是以别样的姿势站成孤独，笃守那份如初的细水长流！

人与人之间，都有着难以预料的缘分，有着身不由己的悲欢离合，喜欢你的人不会要你的承诺，不喜欢你的人不在乎你的诺言，留下的永远是缘，走了的也永远是过客。但，总会有一些温暖的问候，打湿内心，让寂寞泛起泪水的光泽，一份感动足以冬暖夏凉，还有一些文字，如有佛手化渡灵魂，驱赶心魔。纵使，那些似水流年的过往，会被某一次不经意的撩拨而悄然惹起，却早已深知，是再也回不到当初的模样。尽管如此，心底还会酝酿着深深的喜欢。当一种感受回来，还会心疼，还会酸涩，再也无关距离的长短，无关心灵会不会干涸。如果，每一节刻骨的情愫都需等待时间来成全，那么，就让我们尽可能学会用感恩的心，去铭记所有来自身边的温暖。在岁月的额头上写字，写时光清宁有致的日子，写流年温暖柔情的句子，写生命喜怒哀乐的面容，让情感泊在寂静的梦里，让故事老入青花瓷的雅釉。

就这样执着地依恋墨香，我庆幸，颐养在文字围成的山水屏障中，我没有被世俗吞噬，心还如清泉般潺潺，情还若松月般依旧。如若来年，有人翻起这段墨香，依旧能感觉到心暖花香，便是最好的遇见。